



本土文本

破坝(小说)

□小小草民

一九九一年六月份的那场雨，铺天盖地，洋洋洒洒，下了二十多天，依然没有停止的迹象，孙家窑乡排南村已是一片汪洋。村支书管林的心情就像这个天气，阴沉郁闷，无法开怀。

管林急的不是其他，急的是排南村还有六百五十亩秧苗没有移栽，季节不等人啊！

管林原来是村里的主任，年后刚刚提拔为村支书。乡党委会讨论人事决定时意见并不统一。有人说，管林的性格内向，魄力不大，排南村是孙家窑乡的农业重点村，交给他让人不放心。是乡里的夏明老书记一锤定音：我是村支书出身，不会看错人，你别看管林平时三扁担打不出一个冷屁，关键时候还是豁得出去的。

现在就是关键时候了。水稻是当地的主季，收成占到全年的三分之二，如果秧苗栽不下去，错过了季节，全年的农业生产就打水漂了。

栽秧就要作田，作田就要把漫天遍

野的大水排掉。

跃进河是排南村的主干河道，把村里的雨水汇聚到九圩港，再汇流于如泰河后排向黄海，这条河挖掘于“大跃进”时期。经过三十年的使用，年久失修，淤积严重。联产承包以后，河道被附近的农户占用很多，有扩田种菜的，有拦坝养鱼的。洪涝期间必须把这些占用清除，跃进河才能顺畅排水。

管林连夜召开会议，要求村干部即刻入户开展工作，一律清除违建占用，确保两天内彻底清理完毕，实现河道畅通。

村干部一夜未眠。第二天清晨六点，到村部汇集情况。十六户农户，有十三户同意自我拆除，还有三户坚决不同意。

管林问，哪三户不同意？

分组干部说，张小华，潘志祥，还有，嗯……

“还有谁？直说嘛。”

“还有，嗯，嗯，管燕。”

管林的眉头皱成了“川”字。



偷心(散文)

□顾子墨

我喜欢那种小小的房间，窄仄一点的，最好是那种可以把人整个儿裹进去的，就像猫爱钻纸箱子、小孩爱躲衣柜一样，是一种出于本能的感觉。可惜我自小的房间，总与这点心思拧着来。大多是朝南，窗子开得阔大，阳台也不小，白日里阳光大剌剌地泼将进来，屋里一片亮堂。阳台上有时摆几盆花，瑞香、兰草，或是盆景，风一吹，植物的味道就如游丝般钻进屋子。我常常觉得，这样的房间是住着舒服的，但也正是这“舒服”，剥夺了那点“局促”的安慰。屋子太敞亮了，心里就沒处可藏。那种让人低下头来掏心事的气氛，那种灰蒙蒙的、雨水打在水泥地上的味道，是找不到的。屋里太宽敞、太明朗，连一点能藏住忧愁的阴影都被阳光扫尽了。

所以对我对帐篷产生了不小的兴趣。外婆教我拿些家常物什——枕头、靠垫，还有那只等身大的玩具熊，那熊是在那年初夏的一个黄昏，从十字路口一辆面包车的后备箱里淘来的。卖熊的是个戴草帽的中年人，身边堆满了颜色扎

眼的玩具，熊挂在后备箱盖上——那时流行这样摆摊。熊是金色的，毛茸茸的，眼睛黑亮黑亮的，带着点傻气，却让人见了便生出一种想抱一抱的亲呢。

还有小凳子，也得搬来几张，左一张右一张，在床边一摆，像搭起了一个微型的城市。再把棉被扯过来，小心翼翼地盖在这些“建筑材料”上，罩成一个帐篷似的空间。被子不能太薄，得是那种老式的厚棉被，压手的，压肩的，闻着有点味道，是太阳晒出来的暖香，混着些许洗衣粉的清气和旧木头家具的味道，躲在里面，像是钻进了一只猫的肚皮里，软烘烘的，踏实极了。

小窝一搭好，我便钻进去，手里攥着小小的手电筒。一按开关，那束光就在被子里晃荡，还可以调节不同的色温。从被子缝隙往外瞧，外头的屋子像被一层旧绸缎蒙住了似的，模模糊糊。台灯的光也不那么刺眼了，变得像月半乡下的月光，带点橘黄，斜斜地撒在地板上，把床角、书桌、柜门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轻轻晃着。我就这样看着、听

着，不吭声，像一块被放进温水里的糖，慢慢化开。

窝里还能干点什么？翻书。我喜欢翻那种已经被翻得起毛边的旧书，语文课本、小说、漫画，随便一本都行。字看不清也不要紧，有时就是借着翻书的动作让人觉得这小窝多了点人文气。更多的时候，我什么也不干，就坐着听外头的动静。

电视机隐约传来声响，有时是新闻联播，有时是电视剧，剧情我听不真，但台词却常常能接得上口。楼下有人在炒菜，锅铲刮着铁锅，声音清脆，油锅里“呲啦”一响，热气混着油烟从窗缝钻进来，薄薄的，滑腻腻地飘进屋子。鼻子一动，就闻出那是毛豆的清香，红烧鱼的浓厚味道，还有土豆丝的朴实气味。这些都是可以听到的味道。还有小孩在哭，一会儿笑，一会儿闹，有时候还能听见那只隔壁家的猫，拖着真音叫“喵呜——”，像在唱戏。平日里这些声响缠绕耳边，听也就听了，多半觉得烦躁。可这会儿从缝里漏进来，像是从很

远很远的地方飘来的消息，一下子便觉得亲切，又带着点遥远的气味。

最妙的，是那种“偷”的感觉。偷着藏进被子里，偷着看一眼外头，偷着听几句声音，偷着让自己像个小贼似的，从大人世界里扒出一点属于自己的角落。这一点点的“偷”，让人觉得世界还是自己的。人在里面，安静，沉默，像夜夜池塘里浮起的一朵白莲，不声不响地开着，心思也跟着绽开了。想着长大了要做什么，要去哪儿，要不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住一个真正的小屋，有猫，有树，可以听风的窗。想着想着，便睡着了。后来，心事越来越重，日子也越来越紧，竟忘了小时候在被子里的那些想法。倒是那搭窝的法子，还清楚地记得。有时候夜里睡不着，翻来覆去，我也会想，要是还能搭一个窝该多好。可人长大了，身体也大了，再钻进那么一个小窝怕是要闪着腰了。于是只得把那些温软的回忆，装在心底，像藏一罐腊八粥，偶尔翻出来热一热，暖暖的，香香的，不动声色地把人裹了一回童年。

唱片机的记忆(散文)

□王芝

40多年前，我家迎来了一个足以轰动整个小村的“大件”——一台落地式唱片机。因为它，家里掀起一场不小的风波，妈妈和爸爸生了好多天的气。也因为它，小小的村庄仿佛打开了一扇关闭许久的窗，呼吸到外面世界的新鲜空气，接触到从没见识过的新生事物。

那是一个春日的午后，爸爸从城里搬回一个包装得严严实实的东西。当妈妈小心翼翼地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时，一个比我的头还高的物件展现在全家人面前。它像一个立起来的箱子，又仿佛是一个放大了无数倍的收音机，表面镶嵌带有金丝的棕色尼龙布。上面可以自由调台的银色旋钮按钮，下面有大小两个圆形的出音口。顶端伸出一根细长的针样的东西，仿佛在静静地等待着什么。

起初，我对这个怪模怪样的东西充满好奇，还叫来左邻右舍的孩子们一起观看。妈妈却一脸怒气地看着爸爸，眼里满是责备和不解。

“不过日子了？一家人以后喝西北风呀？真是想一出是一出……”妈妈的声音带着哭腔，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爸爸则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低着头，不敢言语。原来，妈妈辛苦攒下的钱，本打算用来买油盐酱醋还是我们一家的不时之需。可爸爸却用它换来了这台在当时看来既奢侈又无用的唱片机。

爸爸是个乐观的人，总想给生活增添一些色彩，给妈妈一个惊喜。然而，这样的惊喜显然有些不合时宜。妈

妈为家里的生计担忧，无法理解爸爸的举动，更无法接受这份突如其来“礼物”。就这样，唱片机在妈妈的埋怨和爸爸的沉默中被悄悄放在了屋子的角落里，我也只能藏起好奇心，偶尔悄悄去打量一番。

随着时间的推移，妈妈的心情逐渐平复。爸爸开始劝慰妈妈，不能整天愁眉苦脸，要乐呵乐呵地过，有了唱片机日子会有点儿奔头。妈妈慢慢想通，唱片机才真正走入了我们的生活。一天晚上，爸爸悄悄从镇上带回几张黑胶唱片。夜幕降临，全家人围坐，爸爸小心翼翼地将唱片放在旋转的托盘上，调整好唱针，随着“咔嗒”一声轻响，一阵悠扬而略带杂音的音乐流淌出来。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如此清晰、生动的音乐，仿佛乐队就在眼前演奏。歌曲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旋律温柔缠绵，妈妈不自觉地跟着轻声哼唱，连平时沉默寡言的爷爷也露出了微笑。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妈妈眼中的光芒，那是一种久违的喜悦和释然。我意识到，这台唱片机不仅仅是播放音乐的机器，它更像是一座桥梁，连接着我们的心灵，让爱与温暖在家中流淌。从此以后，妈妈总是一边忙着家务，一边随着唱片机里的音乐轻轻哼唱，仿佛所有的烦恼都随着旋律飘散而去。爸爸则在一旁笑得像个孩子，庆幸自己买了唱片机，让这个家充满了欢声笑语。我们小孩子也跟着高兴，缺吃少穿的日子仿佛也没那么难过了。

唱片机不仅给我们家带来了欢乐，

也成了邻居们茶余饭后的消遣。每当夜幕降临，忙碌了一天的人们纷纷来到我家，围坐在唱片机旁，听歌、唱歌、议农事、唠家常，享受着这难得的闲暇时光。《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牡丹之歌》……这些经典的歌曲如同清泉一般，滋润着人们干涸的心田。前院的二姑娘是村里的小学老师，闲暇时，她不但自己来听歌儿，还经常带几个学校里的孩子过来，央求着爸爸弄两张适合孩子们听的唱片。这次妈妈没有反对，当银铃般的聲音在屋子里响起，屋子里大人、孩子都陶醉了，也让这个清苦的小村庄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随着唱片机逐渐成为村中的热门话题，爸爸突发奇想，决定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组织一场演唱会。他精心挑选了乡亲们喜欢的唱片，迎接大家的到来。那晚，村民们自带小板凳，纷纷聚集在我们家的小院里。当唱片机启动，一曲深情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响起时，整个村庄似乎都被这股力量所震撼。那晚之后，唱片机不再是我们家的宝贝，它成了连接整个村庄情感的纽带，让人们在艰苦的生活中找到了欢愉和希望。

一年后，这台唱片机却不得不离开我们家，成为小姑的嫁妆。那是一个七月的早晨，有很好的阳光。当爸爸套好马车，我看着唱片机被稳稳地放在车上，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头天晚上，妈妈又一次流泪了，她一遍遍地擦拭着唱

片机，仿佛要将所有的不舍和眷恋都融入唱片机之中。她反复念叨着：“如果不是实在拿不出钱，我会给小妹买一件别的东西当嫁妆。”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妈妈的无奈和辛酸。

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家的生活越来越好。空调、彩电、冰箱、洗衣机……这些曾经遥不可及的家电逐渐走进了我们的生活。然而，唯独唱片机再也没有回到我们的家中。或许是因为它已经成为过去式；更因为我们已经习惯用手机、电脑等现代设备来满足娱乐需求。

今年春节，我去看望小姑。无意中，在她家的厢房里发现了那台久违的唱片机。它静静地躺在那里，上面满是岁月的尘埃，仿佛已经被人遗忘。然而，当我轻轻地拂去尘埃，放上一张几十年前的老唱片时，它竟然还能唱出那些熟悉的旋律。那一刻，我的眼里发热，仿佛遇见了久违的亲人。那些袅袅的音韵带着我回到那个苦中作乐、纯真无邪的年代。

即将离开小姑家的时候，她突然拉住我的手说：“如果不嫌弃，就把唱片机拉回去吧，反正在这也没人听，回去当个念想。”我深吸一口气，享受着这份突如其来的温暖和感动。这台唱片机不仅仅是一个物件，它更是一个时代的见证，一段无法磨灭的历史。它让我们铭记那些曾经的美好和艰辛，也让我们更加珍惜眼前的幸福和安宁。

江海新韵



叠石桥的光彩(组诗)

□许仲

◎世界的家纺

江水的长与海水的蓝，可作为
丝线与底色，澎湃之情
从一开始便已定了调
世界的广阔，刚好可以
放得下百舸争流的叠石桥

这缤纷的世界，看不够，用
不尽

被罩叠在床单上，枕套结伴
鲜艳的花朵，开着

春夏秋冬的喜乐生活
发出海门方言里最动人的叙述

句句都有连接世界的问候

有拥抱世界的胸怀

人影动了春风，热情暖着叠

石桥
集装箱盒点四件套，码头的

鸣笛

在大海的波浪上抑扬顿挫

订单的路线沿着日出日落行走

展台招揽了五湖四海的目光

一个家纺城，装满了

世界发出的所有赞叹

◎叠石桥：一台缝纫机书写

的历史

那是蜜蜂的采蜜声

小心，热切，坚毅

从一间简陋的小屋里传出

一声连着一声，匆匆

像密集的脚步在奔跑

油灯下，粗布上，为了温饱

他们制造微小的梦想

这微弱的吟唱，被海门的春

天听见

便野蛮生长，成为号角，旗帜

竟唱响了田野，唱到了世界

的舞台

一台缝纫机的方寸之地

被放大成35万平方米的家纺城

那一行行历史的针脚

穿越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迷雾

是江水的潮汛，在斑斓的阳

光下

指引碎布头，拼凑世界的形状

是时代的浪潮与激情的双手

在布匹上撒下耀眼的星辰

照亮了心头的渴望

此刻，面对一台老旧的缝纫机

所有的线头都有记忆

那些在织机间行走的声音

涤纶、丝绸与毛织绒

在手指间依次展开，这奋斗

的画面

都为着同一个美丽春天

◎绣品：看见历史人物在绸

布上行走

这里的每一根丝线都藏着生

命的密码

只有叠石桥的绣娘，才能

用针连接这些繁复而又鲜活

的意象

每一针，都把深情紧紧绣在

生活里面

从放大的针脚里，解读

仿真绣、十八种针法的精湛

与传奇

棉布拿出温情，丝线记录表情

人物带着思想在图中伫立或

行走

花朵带着香气，在时间的展

柜里

绽放民族的荣耀与气节

把一个时代，一个国度的成就

仔细展示，倾情抒怀

镁光灯为“中华之最”发出赞叹

牡丹饱含月夜的温柔

窗外，当物流的地图上亮起

曙色

叠石桥的阳光已领着千军万